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六

眉山蘇軾詩五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
鞵襪。豈知還復有今年。把酒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
落霜初殺。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剌。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櫓鴉乳。薄寒中人老可畏。熱
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獻齒。詩人猛士雜龍虎。自注坐客三十一人。知名之十餘。楚舞吳歌亂鵝
鴨。一杯相屬君勿辭。此景何殊泛清雲。

去年今年雨夕晴。朝各爲得淋漓盡。致驅濤湧雲霓出千古。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曰。元豐元年改築徐州外小城。迺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
黃樓。以土寔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
九月黃樓詩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

次韻王鞏獨眠

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館孤眠體生粟。誰能相思琢白玉。服藥千朝償一宿。天寒日短銀燈續。欲往從之車
脫軸。何人吹斷參差竹。泗水茫茫鴨頭綠。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雁何
曾冥。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爲求法。欲與慧劍加龍硯。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

剪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彭城文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猿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階夜雨自清絕。誰使掩抑啼孤惺。我欲仙山採瑤草。傾筐坐歎何時盈。簿書鞭扑晝填委。煮茗燒栗宜宵征。乞取摩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盆傾。潛雖詩僧而能明心寂守。故此詩不甚稱其工。詩特以次韻見贈之作。宜及於詩。但比之猿吟鶴唳。想見其高致。至後有送參寥師一首。專與說詩。軾嘗以書告文同。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肅然。此軾所為樂與從游而酬答歟。

冷齋夜話曰：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

百步洪并引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伫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為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干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裡。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

去。多言說說師所呵。

用譬喻入詩文是賦所長。此篇摹寫急浪輕舟奇勢迭出，筆力破餘地，亦真是險中得樂也。後幅寬舒，以養氣猶時見警策。

容齋三筆曰：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何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渠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具斲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與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盡將肩相磨。不學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騰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擾擾毛群欺卧駝。不念空齋老病叟，追食誰與同委蛇。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晨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疊韻愈出愈奇，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古今無敵手，此篇與前篇合看，益見其才大而肆。

容齋五筆曰：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手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歐陽公官洛陽，與謝希深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

東坡於彭城游泗水南下百步洪東坡以事不得往既去逾月追憶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盪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盍復有之蓋亦值知已也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為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寫筆所聘。頗怪浮屠人。視身如邱井。頽然寄澹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取韓愈論高閑上人草書之旨而反其意以論詩正得詩法三昧者其後嚴羽遂專以禪喻詩至為分別宗乘此篇早已為之點出光明王士正嘗謂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不妄也

夜過舒堯文戲作

先生堂上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先生骨清少眠卧。長夜默坐數更鼓。耐寒石研欲生冰。得火銅瓶如過雨。即君欲出先自贊。坐客斂衽誰敢侮。明朝阮籍過阿戎。應作羲之羨懷祖。

寫教授情景逼真然俗塵已去而千仞

祈雪霽豬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三年走吳越。踏遍千重山。朝隨白雲去。暮與棲鴉還。翩如得木狖。飛步誰能攀。一為符竹累。坐老敲榜間。此行亦何事。聊散腰脚頑。浩蕩城西南。亂山如玦環。山下野人家。桑柘雜椿管。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閑。薄雪不蓋土。麥苗稀可刪。願君發豪句。嘲詠破天慳。

遠景近村。歷歷在目。何當置身圖畫中。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屣中庭月趁人。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遙知金闕同清景。想見氍毹暗麈回。首舊遊真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石林詩話曰。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字。方為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為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乃為超絕。近世蘇子瞻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種松得傑字

自注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

春風吹榆林。亂葉飛作堆。花園一過雨。戢戢千萬栽。青松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人易斗粟。云是魯祖徕。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束縛同一車。胡為乎來哉。茫然解其縛。清泉洗浮埃。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我今百日客。自注時去替不百日養此千歲材。茯苓無消息。雙鬢日夜摧。古今一俯仰。作詩寄餘哀。

青松本是難生而魯人又不知貴一枚之氣何時而伸詩中始如嬰孩之養終成千歲之材隱然儲才愛才一段真摯其所寓意者微矣

以雙刀遺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環。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魄在其肝。念此力自藏。色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

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干。惟有王元通。階庭秀芝蘭。知子後必大。故擇乃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利。欲試百鍊剛。要須更泥蟠。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用王覺事作骨前路波翻雲騰曲折如意更無有一閑字虱其間

烏臺詩案曰此詩胡為穿窬輩四句以詆當時邪佞之人耳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寒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栖殘紅。

清幽超遠乃所謂自然高妙者方嶽妄以杏花影下著此為辱真是嚙語

深雪偶談曰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耳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荇藻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歟

志林曰僕在徐州王子立于敏官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生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益憶與二王飲時也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饑疫遍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雨。雖非為已求。重請終愧古。神鬼亦知我。老病入腰背。何曾拜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暮已合。微潤先流礎。蕭蕭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鮮屨。

登城望楚。綠浪風掀舞。愧我賢友生。雄篇闢新語。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禱何足數。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而況刑白鵠。下策君勿取。

天地本無功。四句此議論絕正絕大。然非一切諉之於數。可以坐觀成敗也。詩特論其大原。而以下策自居。志慙謝之意。於答賀者體固應爾。前段老病入腰背。何曾拜向人十字。本是相連。皆承知我二字說下。而却以一句屬上一句屬下。此如杜詩不薄今人愛古人。乃是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韓詩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乃是為此座上客。及余七字相連。皆極句法變化之妙。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首二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宜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鬼戲。鞭韉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無掌冠纓絕。

父老何自來。花枝裊長紅。洗盞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止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截鐙留鞭扳。轅擁路去任。作疑愧之語。不必賢者能道也。首作之奇。正在道邊雙石人。一轉雜以詼諧。含蘊靡盡。次作使君問之。父老答之。使君復謝謝畢。便住不增益一字。章法古直。非近時手筆所能。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吊寒蛸。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裡。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一片空明通神入。悟情性所至妙不自尋。

遊惠山并引

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群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裡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澗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疏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屨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絕塵。

弔古泣舊史。疾謔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

自注謂竇群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欹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語經妙悟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者

冷齋夜話曰東坡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得東坡作對如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

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張嘉甫問東坡盧橘何種果類答曰

枇杷是也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樛柿亭柰厚朴則盧橘

果類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何也東坡曰

意不欲耳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闢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錄一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沈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微雨小窗深沉可喜也卞峰震澤曠蕩所便也寓目輒書詳略各盡其致

東坡詩話曰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至吳越不見此境也

和孫同年下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金甌生魚蛙。往問卞山龍。曷不安厥家。梯空尚峻絕。俯視驚谿訝。神井湧雲蓋。陰崖垂鮮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群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轆車。我來叩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撾。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獺。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晚衙。水光山色搖漾筆。端通體作告龍之詞。而以安厥家詰之以睡味勸之以飽豚獺利之語諧而肅。

李厚曰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晚衙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放晚衙蓋用本朝故事云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隱見喬木杪。中休得小庵。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戶。雲水天渺渺。庵僧俗緣盡。淨業洗未了。十年畫鵲竹。益以詩自繞。高堂儼像設。禪室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過谿沼。何山隔幽谷。去路清且悄。長松度翠蔓。絕壁挂唬鳥。我友自杭來。尚歎所歷少。歸逢風雨作。一洗紅日燎。俄驚萬竅號。黑霧卷蓬蓼。舟人紛變色。坐羨輕鷗矯。我獨喚酒杯。醉死勝流浮。書生例強很。造物空煩擾。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為破顏。正似腰支嬈。明朝更陳迹。清景墮空杳。作詩記餘歡。萬古一昏曉。集中登臨諸作無不名。句紛披而意象各別。此與前遊道場何山一詩既無一筆相犯。篇中兩言畫竹。文外曲致情往興來。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試選蒼谿最深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自馴。繞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施元之曰。誰知六月下塘春。今震澤以南派太湖之水。亂蒼雲二谿以通舟楫。東盡吳興西盡餘杭。名曰下塘。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海螵要共詩人把。谿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便應築室蒼谿上。荷葉遮門水浸階。

紫蠃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碧甯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運肘風生看斫鱸。隨刀雪落驚飛縷。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愁腹如鼓。

橋上遊人夜未厭。共依水檻立風檐。樓中煮酒初嘗芡。月夜新妝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北窗歸卧等

義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疏頑不受疴。

境本平近賦出閑情四詩思如湧泉趣昭而理舉

次韻李公擇梅花

詩人固長貧。日午飢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閥。君為三郡守。所至滿賓從。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奉使今折磨。清比於陵仲。永懷茶山下。攜妓修春貢。更憶檻泉亭。插花雲鬢重。蕭然卧滯麓。愁聽春禽哢。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嗟君本侍臣。筆橐從上雍。脫韉吟芍藥。給札賦雲夢。何人慰流落。嘉謫天為種。杯傾笛中吟。帽拂果下鞚。感時念羈旅。此意吾儕共。故山亦何有。桐花集幺鳳。君亦憶匡廬。歸掃藏書洞。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甕。胸次鬱勃隨處激。發其言。感飢貧。念羈旅。似無當於梅花。觸緒濡毫。忽深感慨。固知文必本於情也。

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趙次公曰。茶山春貢湖州事也。張君房旌說云。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繞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豁水清可吸。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真避世。青弱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鷺鷥沒。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杯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谿間。雲水夜自明。

苔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從我兩王子。高鴻插修翎。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吏民憐我懶。門訟日已稀。能為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復尋飛英遊。盡此一寸暉。撞鐘履聲集。顛倒雲山衣。我來無時節。杖屨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此與人皆苦炎分韻詩。體製不同而精爽入神。虛明獨照。正是杜詩所云。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含露之王壺者也。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

陂湖欲盡山為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使君年老尚兒戲。綠棹紅船舞彭湃。一笑翻杯水潑席。餘歡濯足波生隘。長松撓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穿家。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誰云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曬。歸途十里盡風荷。清唱一聲聞露薺。自注是日樂工自作此聲者嗟予少小慕真隱。白髮青衫天所械。忽聞佳士與名山。何異枯腸便馬疥。君猶鸞鶴偶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鍛。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

揚袂風山舉袖陰。澤曲折清快四字即可移以評此詩

趙次公曰。挽歌有萬里薺露之曲。言薺頭露也。今先生却壓露薺字。蓋緣杜詩有盈筐承露薺句也。

趙閱道高齋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隱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下。夢幻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臯。功名富貴俱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掛冠而去真秋毫。坐看猿猴落置罔。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企

而羨者逢與高我欲奮臚糧往問道未應舉臂辭廬教

奔走隱退二語道盡庸耳俗目矣超然已了一大事者謂與佛慧為友也長松百尺二句借比喻托出高字與前不知高齋竟何義句相呼應

冷齋夜話曰趙閱道休官歸老三衢作高齋居之與鍾山佛慧禪師為方外交

趙夔曰趙清獻公年未七十告老於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三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年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遊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其子玘通判温州從公遊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玘提舉浙東西常平復待公遊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得公如見父母以疾還衢

子由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自注獄中聞杭州閭閻民為余作解危道場者累月故有此句

此時已無復生全之望而詞不怨懟獨戀戀於兄弟之間預結來生詩意極痛切深厚軾有惠政於浙未以朱邑奉嘗桐鄉自喻固自信不疑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

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下縱歸他日馬。城東不聞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

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予投檄下江西。自注：子由聞子下獄乞以官爵贖子罪。貶蜀州監酒。

詩獄甫解。又矜詩筆如神。殆是豪氣未盡除。在次首特為詩筆如神下一轉語。城東不聞少年雞。進乎道矣。

行營雜錄曰：東坡直史館神宗廟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詔獄。欲真

之死。上獨庇之。得出。

孫公談圃曰：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

謂蘇曰：學士數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

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過淮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磨鵲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

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

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鉄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哀疾。自注：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邁南來。

不必作坐愁。行數語。但寫荒涼景色。而遭謫之感。已是凄然。言下。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谿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

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境真則情味自深。歎歎欲絕。壁上之詩乃潘閔所作。潘閔夏日宿西禪寺題曰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潤連雲榻。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詩見宋文鑑。今注蘇詩者多未引及此。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自注檢校官例折吏多得酒菜

因江而知魚美。見竹而覺筍香。確是初到情景。員外水曹則新授頭銜也。末句承腹聯說下亦是初任事之詞。

方回曰東坡元豐二年冬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到郡何遜張籍孟賓子三詩人皆水部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懽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棟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

清遊勝賞一往作氣象澄鮮之語。忽念及懽意日謝。又說到醉裡狂言醒可怕。謫居中情緒若揭。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

自注去年花下對月與張君厚王子中兄弟飲酒作頻字韻詩

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

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扁舟沂巴峽。落帆樊口高桅亞。長江滾滾空自流。白髮紛紛盡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洳。空有千篇凌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直食麥。老境安閑如啖蔗。飢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

字字鎔鍊而出。食麥啖蔗尤為近道之言。次韻較原作為更創。獲長慶因繼松陵倡和。猶當遜謝。何況餘子。軾作王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又云。子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二王於軾情分如此。故切切念之。非直以對月酣歌追懷勝遊已也。

安國寺尋春

卧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欹深紅。看花歎老憶少年。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雲母亂。髮絲強理茶煙中。遙知二月王城外。王仙洪福花如海。薄羅勻霧蓋新妝。快馬爭風鳴雜珮。王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尋春寫爛漫之景宜也。乃因看花而歎老。因歎老而憶少年。又因對酒而思家。因思家而愁老翁。一句三折。含毫邈然。

復齋漫錄曰。王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台。四時遊客不絕。

東坡詩所謂王仙洪福花如海是也。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